

与斯蒂芬·金、迈克·克赖顿齐名的畅销书作家

PETER [英] 彼德·詹姆斯 / 著
JAMES

惊险小说系列

下

炼金术士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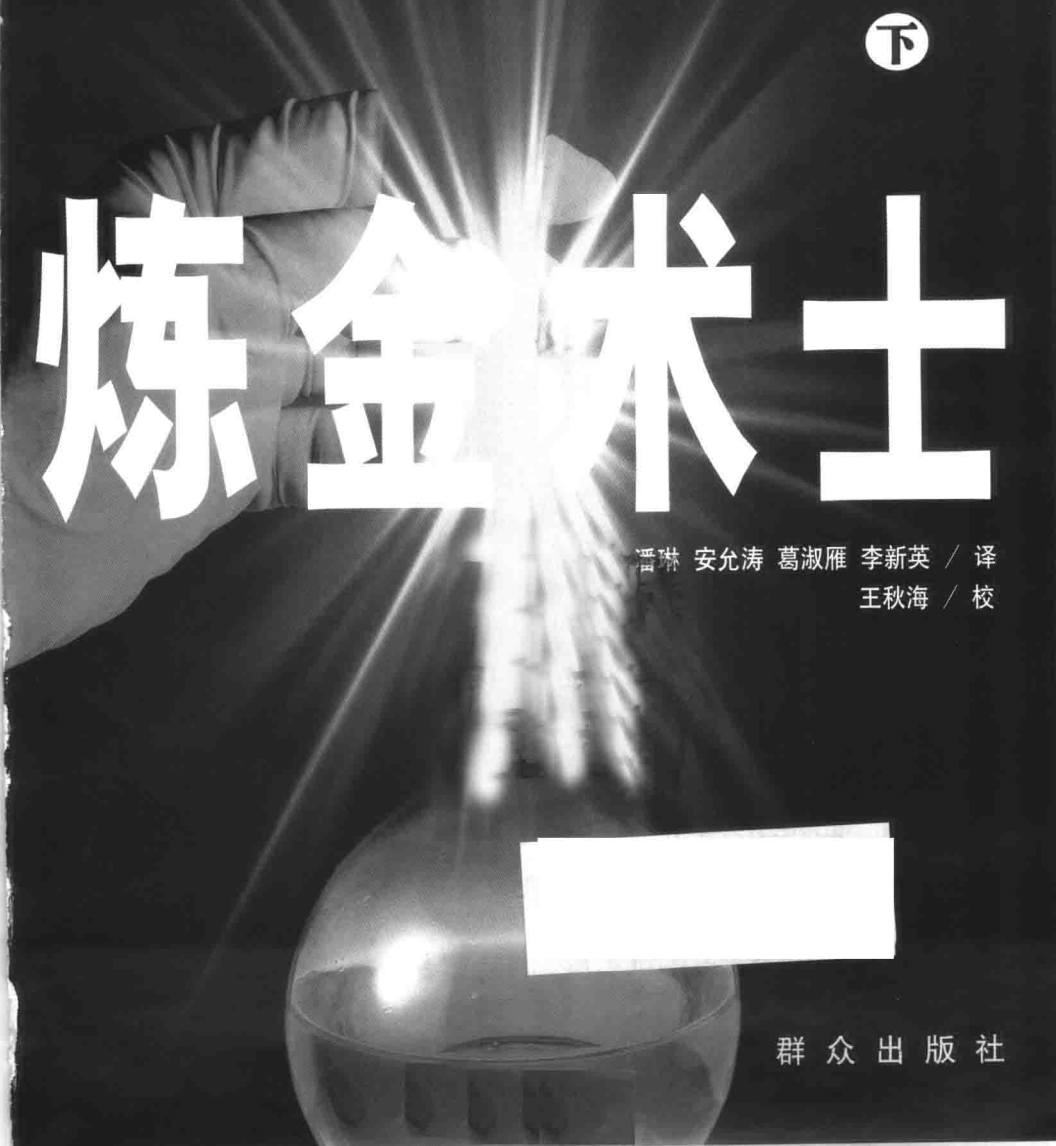
与斯蒂芬·金、迈克·克赖顿齐名的畅销书作家

PETER [英] 彼德·詹姆斯 / 著
JAMES

惊险小说系列

下

炼金术士



潘琳 安允涛 葛淑雁 李新英 / 译
王秋海 / 校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炼金术士 / (英) 詹姆斯著; 安允涛等译.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1

ISBN 7-5014-2831-X

I. 炼… II. ①詹…②安…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881 号

炼金术士 (上、下)

(英) 彼德·詹姆斯 著

译者: 潘琳 安允涛 葛淑雁 李新英

校译: 王秋海

责任编辑: 张蓉

封面设计: 章雪

责任印制: 连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印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数: 564 千字

张: 23.25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14-2831-X / I·1193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4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63

1994年11月23日 星期三

蒙蒂准备了一束鲜花送到沃尔特·霍金的葬礼上，她和父亲也会在星期五参加这个葬礼。接着她打开自己的邮箱，看自己的e-mail，里面有十多封来自专利和协议集团不同人的信，这些人中，有她见过的，但多数都没见过。

在这个部里，她要应酬三十个不同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急切地想得到她父亲在不同区域工作上的指示，这些工作在尽可能多的国家都得到了保护，处理这些邮件就快把她累坏了。

当她浏览这些邮件目录时，她注意到了康纳·莫洛伊提出的一个技术问题。看到他的名字时，她笑了。昨晚他们约好，除了严格的商业事件外，在工作时他们之间不会有其他的交流。

今晚他们还会见面。他邀请她共进晚餐，但她说需要回住所喂猫，并且还要换件衣服。他马上主动提出来接她，而她也不再



炼金术士

坚持，对晚上自己不会单独呆在家里感到很高兴。

已经9点10分了，她坐在这儿已有一个小时了，还要等漫长的一整天才能见到他。她想着：“天啊，康纳·莫洛伊，我已经爱上你了。”

为了避免让自己分神，她处理完 e-mail 后，又开始认真地查阅邮递员送来的信件。

接着她又拿起一本学报，这是一位和她一直很要好的女科学家送来的；蒙蒂曾希望她会成为父亲的女朋友，但父亲对此却没什么兴趣。这份学报是一份法国出版物，内容涉及到白鼠身上淋巴瘤肿瘤的基因排序问题。在这份学报上夹着一张手写便条，上面写着：“你爸爸也许会对它感兴趣。”

她口述了一份“感谢信”，然后把这份学报放在了桌子边上。接着她看到了一个小信封，上面的地址也写得歪七扭八，有些字向前斜，有些又向后斜。不需要笔迹学专家，她自己就可以知道寄信者的心理状态。地址是这样写的：伦敦尤斯顿街班迪克斯·斯其尔帝国，蒙特娜（与美国的一个州同名）·巴拿曼小姐收（我想应是小姐）。

蒙蒂打开信封，看里面的内容，不禁有些茫然，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撒旦门徒：

基因科学是撒旦的工作。上帝创造了人。而你们却篡夺了上帝的位置，这是圣经所不能允许的。倘若你对圣经不熟悉，请阅读《申命记》第四章的第15~18节：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看见什么形象。惟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



中鱼的像……”

信中没有标明日期，连发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也没有。蒙蒂把信放到一个文件夹里，这个厚文件夹装着十年来收到的怪信。巴拿曼实验室在过去曾多次受到动物权利保护者的非难和抨击，因而警察建议他们保存收到的一切东西，也许在某一天会成为证据。

尽管这封信可能是一位没有什么恶意的怪人写的，但与往常不同的是它却扰乱了蒙蒂。外面有许多奇怪的人，并且很多人还有强烈的信仰。遗传学就是一个敏感性学科。她想着那个入室者以及昨天跟踪她的汽车，想这封信会不会与他们有关系。下次与布莱格文警员谈话时，她想把这些事都告诉他。

几年前，她父亲在与他们的伯克郡实验室相连的动物房中做了一个遗传实验，结果是培养了一窝没有眼睛和耳朵的变异兔子。不知怎么搞的，这些兔子竟在两晚后动物权利保护组织的一次搜查中被发现，他们还把兔子的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实验室的所有员工都接到了恐吓电话。

她仔细地想了想，写这封信的人不一定就是那位入室者，如果是，那么他或她一定会把信直接放入她家的信箱里，而不是邮到这里。

她甚至想把那位入室者当做入室的窃贼或是专偷女人衣服的变态。有些动物权利保护组织是非常恐怖的。想到这儿，她一时兴起，又把那封信拿出来，影印了一份，然后把原稿放回文件夹中，把复印件折好，放进手提包里。

专利和协议集团部的工作复审会议进行了一个下午，又延长至晚上，一直到晚上7点50分才结束。康纳焦急地跑回办公室，

急匆匆把文件锁好，抓起书包就冲向电梯。

当他从电梯出来走进停车场时，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疼得厉害，他想：和华盛顿一样冷。于是把手伸进口袋找手套，奇怪的是，他只找到了右手那只，另外一只手套却不见了。

“倒霉……”他暗骂道。这副手套是一位老朋友送的，因此手套丢了让他心里很烦。于是他又返回到门厅，觉得也许它会落在地上，然后又走到门口守卫那里去询问：“有人捡到一只这样的猪皮手套吗？”边说边举起另外一只。

没有惊喜，只有失望。

他们坐在饭店的角落处一张安静的桌子边，喝着饮料，等着他们的饭菜。

他抚摩着她的胳膊，对她说：“整天都在想你。”她笑了。

“谢谢。”她打开手提包，把那封怪信的复印件递给他。“猜猜早晨我收到了什么信，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康纳慢慢地读着信，他的表情沉了一下，又强迫自己挤出些微笑。“撒旦的工作，当然了，这是所有遗传学家的工作，唉，神秘的撒旦崇拜者。”他把信递过来，又说，“从下层民众那里听到一些关于生命意义的新理论总是件好事！”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我在想这是不是与入室者有些关联？”

“好了，好了，别想了，现在这样的疯子太多了，”他继而转换了一个话题，“你问没问你的那个保安朋友，失踪的六层楼是怎么回事？”

“他没在，他夜班上完了，或许是他病了。你问查理·洛里了吗？”

“他今天不在，现在还在慕尼黑的欧洲专利办公室，明天才回来。”

“你信任他吗？”



康纳笑了笑，“他吸烟、喝酒，这都是最近学会的。”

服务小姐端来了他们的餐具，还有法国面包。康纳拿了一片，又取了奶油。

蒙蒂坦言道：“我今天真是被吓着了。”

康纳从她的脸上也看出了焦虑，他把手伸过去，握住了蒙蒂的手。他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做，他从未寄望于与她相爱。“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但我们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的。”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一定觉得我很没出息。”

“不，发生了这么多事，你要是不难过，那才怪呢。”他笑了。“每当我心情不好时，我总喜欢念罗伯特·福斯特的诗。他是我喜欢的诗人。”

“能念给我听吗？”

“人是不可灭的
就像苍蝇和臭虫一样
在缝隙和角落中
总有幸存者
而我们，
就是这些幸存者！”

蒙蒂笑了，她握紧了他的手背，觉得他的手像红木一样坚实有力。



64

1951年 伦敦北部

半点，整点，这就是时间表。

希尔达·朱迪关上前门，匆忙地沿着花园小路走到门口。半点，整点。一辆黑色的大轿车晃晃悠悠地在路上行驶着，车尾排出浓浓的黑烟。两个小男孩互相追赶着，玩着捉人的游戏，从她身边冲过去。

“注意点儿！”她在后面生气地冲他们喊，但两个孩子却装作没听见，跑开了。

雨越下越大。她穿着橡皮布雨衣，扣子一直系到脖子，戴着一顶雨帽，雨帽带儿在下巴那打个结，系得紧紧的，脚下穿着一双胶套鞋，左胳膊上挎着她的手提包。

厨房里的钟告诉她，她还有两分钟。她相信，如果她请求上帝让它慢下来，上帝一定会这样做的。于是她闭上眼睛，低声祷告着，然后睁开眼，急匆匆地冲向街区的尽头，向右拐，穿过一排建筑物的门面，这些建筑都是1945年遭受V2火箭袭击后的残存物了。

雨像针一样刺在她的脸上，她强忍着，继续往前走。在她前面，一辆红色的OXO货车穿过交叉口。在电车道上摇摇晃晃地开着。她听到了教堂里敲钟的声音，于是焦急地加快了脚步。路上她一直在想，最近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她以前做任何事都没迟到过，并且20年来，她一直接时去教堂，甚至连教堂活动的开



始部分都没落后过。而今天，她不仅面临迟到的危险，而且她还忘了带圣经。

忘了带她的圣经！

圣经被落在了厨房的桌子上，并且现在也没时间回去取了，她知道它在那儿，也曾要把它放进提包里，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离开时竟把它落在家里。

上帝呀，请原谅我。

她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她可以想像出自己那本旅行时可携带的圣经版本，它的棕色皮制封面，金色浮雕字体，她甚至可以看到它那像丝绸一样轻的精美页张，它被静静地放在购物单和水晶花瓶的旁边。

她想是丹尼尔让她忘了带圣经，上帝应该去责怪他。这个孩子总有点不对劲儿。自从他爸爸去世后，他就变得很怪，似乎在他的身体里面有种恶毒的东西。对，是灵魂得了癌症。当她有惻隐之心时，她会认为是过度悲伤让他变成了这样，但她不相信会这样。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傲慢，一种冷淡的态度，似乎他凌驾于她之上。当她冲他发脾气时，他只是笑笑，然后走开。有时候好像是他觉得自己比上帝还伟大，上帝根本无法控制他。必须挫挫他的锐气。

必须挫挫他的锐气。

如果她不这样做，上帝也会这样做，只是上帝太忙了，没时间理睬这些讨厌的孩子。每天她都向上帝承诺，她要让丹尼尔加强圣经阅读，为他安排具体的祷告时间，当他不听话时，打他以作为惩罚。她请求上帝帮她完成这个任务，但上帝的帮助却一直没有来。

一周又一周，她觉得自己的能量都被耗尽了，她感到困惑、善忘、乏味无力。这都是这个孩子的过错。每次他一走进厨房，她都会打碎一个玻璃杯、或是盘子什么的。昨晚她又把装满汤的



炼金术士

船形汤碗掉在了地上，她知道，这是因为丹尼尔又惹她生气了；一看见他的脸，她心里就会产生一股无名火，就会生气。

他默默地接受她的打骂，毫无怨言。但是他越不反抗，她就对他越狠。

她到了公路的尽头，看到电车来了时，她的嘴都成了“O”形。车站离她还很远，根本没办法及时赶到那儿。这时，她听到了车轮的隆隆声以及杂乱的铃声。

丹尼尔。他的脸突然从她的脑海里冒了出来，就像烙铁烙在大脑里似的烧着她，烤着她，她觉得自己的头都快被他气裂了。“丹尼尔！”她喘着气，似乎受了惊吓，一时觉得找不到方向，突然她用手抱住了自己的头。

一个声音在她耳边低语：“祈祷！”

这是丹尼尔的声音。接着她又听到了这个声音，只是比刚才更响亮：“祈祷！”

她周围街道的景象好像破镜子的碎片变得支离破碎。她在原地转了个圈。

“你还好吧，女士？”耳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接着他向她伸出了手想帮她。

“别管我，把你的手拿开！”她尖声喊着，“我要赶上那辆电车！上帝会指引我，他是我的救星。”

她跌倒了，爬起后开始向前跑。车喇叭高声叫着，一辆的士打了个转才避开了她。

她叫着：“上帝与我同在。他会让电车停下的。”

“祈祷！”耳边又传来丹尼尔的声音，这声音像烧肉烤肉时发出的嘶嘶声。

在她前面，一个黑影滑过湿湿的柏油路面，闪着铬光，响着喇叭。

“祈祷！”



钟声响着。

“祈祷！”

有人嚷着。

“丹尼尔，在上帝眼里，我们都是平等的。”她大叫着，又开始跑。“丹尼尔，他知道你，他看到你了，傻孩子。他知道你有罪！”

必须追上那辆电车。必须。上帝会帮她追上的。一个黑影在急速前进，雨线，不断摆动的雨刷，还有那玻璃后帽檐下司机的脸。教堂传道会，绝不能误。

“我永远不会迟到！”她向全世界宣告。

“祈祷！”丹尼尔的声音现在成了一个命令。她儿子长得很壮、很结实，尽管只有17岁，但他已是一个男人，一个成熟的男人，生殖器大得像她的……

“噢，天哪！我在想什么？上帝，原谅我，万能的上帝，宽恕我……”

“祈祷！”

她伸出双臂，双手合十，边跑边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她的鞋尖碰到了什么东西，使她向前摔倒，重重地摔在柏油路上，她躺在那儿，有点发愣，双臂仍伸展着，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气喘吁吁地继续低诵着祷告词。

“在世间与天堂一样。每天送给我们面包。并且……”

一声尖叫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但她又继续祷告。“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原谅那些冒犯了我们的人”。

又是一声尖叫，更加响亮，更加绝望，地面在颤抖。她意识到有个影子逼近了，但她还没做完她的祷告。“必须……”

这时她又一次听到了儿子的声音。

“撒旦！我命令你把你的魔力从我妈妈身上拿走，不要让她



练金术士

双手合十祷告了！”

疼痛让她张大了嘴睁大了眼睛。她听到了东西断裂的声音，是一种滑动的金属滑过另外一个金属而发出的磨擦的声音。这瞬间的感觉就像用刀子挖空了她所有的内脏。像手术刀切割身体时似的，一种冲击波贯通到了周身。

从腕处切掉了她的双手。

鲜血喷涌而出，像水从水龙头喷出来一样。疼痛从内脏一直延续到胳膊的末端。她痛苦地大声呼喊。那种火辣辣地疼就像烧红的拨火棍压手腕上。但这种疼很快就消失了，就像来时那样突然，取而代之的是麻木。

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双手，一只在她的右边，另一只在她的左边，以根本不可能有的角度颠倒放着。血正从两只手上往下滴。它们看起来就像蜡制的手玩具。别人一定会认为它们是有人掉在路上的模型，或是故意从窗口扔出来吓唬人的假手。

她眼前那个大金属现在也停止运动了。有人在她后面歇斯底里地尖叫。还有人正在呕吐。希尔达·朱迪想挪动她的手，让它们合在一起进行祷告，让自己站起来。但她所慢慢挪动的只是两个血淋淋的手腕。

65

1994年11月24日 星期四

蒙蒂被钟声吵醒，接着是钟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当她睁开眼时，感到点困惑，她看到了一个方形的发着灰绿色光的东西。这



时她才记起来自己是和康纳一起住在家里。他坐在床上，前面放着他的便携式电脑。

“你在做什么？”她问。

他没回答，敲了一个键，一会儿她就听到了调制解调器拨号的声音。接着他侧过身，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只是需要核对一些东西。我插上了你的电话线——我想你不会介意吧？”

屋子右角上侧的表显示是早晨3点55分。蒙蒂好奇地看着他。只见他把手放在鼠标上，点了另外一个键，打开了电子信箱的收件箱，这时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左手栏中所显示的全是“麦特诺克斯”的字样。

他打开了第一封信，这是一份销售报告。发信人是：dsmtb@ bendix. co. au（史密斯博士，澳大利亚班迪克斯·斯其尔有限公司销售总管）。这封信是发往：alowe@ bendix. co. uk. 艾伦·洛是班迪克斯大厦中集团销售总管，蒙蒂曾碰到过他。

在这两个地址的下一行，她看到了这样的字：bcc: eumenides @ minaret. co. uk.

“bcc”表示的是抄送（无信头复写副本），而“Eumendies”（欧墨尼得斯）则让她想起了希腊神话。她不禁问：“你从哪弄到这些麦特诺克斯的资料的？”

“班迪克斯·斯其尔很友好，是他们自己寄来的。”

“噢，是吗？”她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幽默。

“当然了。只是他们不知道是自己干的。”

“欧墨尼得斯（Eumenides）？”她问，“这是你吗？”

“对，是我。”

“她是不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复仇女神？是不是三位残忍的复仇女神之中的一位呢？”

“不，它只是人们赋予复仇女神的名字而已。其实，它有‘仁慈之人’的意思。”说着，他又点开了另外一封信，它显示了



炼金术士

来自德国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以趋势分析的形式显示了麦特诺克斯每月销售所占的市场份额。康纳关了这封信，又打开了另外一封。

“这么说，你在这个公司有自己的信箱？”

康纳皱了皱眉，以便集中注意力。

“班迪克斯的专家不会发现吗？”

“很难发现。即使发现也只能是侥幸所致，我已建立了许多陷阱绊索。”

“陷阱绊索？”

“对。如果班迪克斯系统里的任何人碰到它，它就会向我发来警告信号，同时把信箱里的内容都毁了。”

她笑了笑，表示赞可，同时也觉得自己完全清醒了。“你并不是只有漂亮的脸蛋儿，对不对，康纳先生？”

他用一个手指戳着她的脸颊，双眉紧锁。“你知道一些神话，是吗？”

“一点点。都忘了。”

他把屏幕的角度向她调了一下，指给她一个单词。

“波吕斐摩斯（Poly phemus）”。她念道。

“还记得他是谁吗？”

“记得，他是其中的一个独眼巨人。”话音刚落，她就看到了一个短信息，“天哪！”她把身子向前移了移，仔细地看这份信息：

美第奇档案：改变密码。注意现在的密码于格林威治时间今晚午夜停止使用。新密码为：poly * phemus。

上面签的名字是：安全部主管，B·葛恩。

康纳从床侧的桌子上拿了盒香烟，从中拿出一支，点着了。
“难道说那个名字也是一种巧合？或者说我们已经幸运地进入了这个累积的赌注中？”





“我觉得我们已经决定不应该再相信巧合了。”她说。

“是的，你说得对。这正是我们的决定。”

康纳又在自己的车里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那只手套。他一定是把它掉在哪儿了，可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掉哪了。昨天他根本就没离开过办公室，并且他非常肯定地记得自己确实是在办公室里把手套摘下来，放进外衣口袋里的。

他把外衣挂上，重重地坐在办公椅上，朝后仰了一会儿，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现在是8点10分，有点晚，但还是很值得佩服的。早晨他与蒙蒂又云雨了一番，花了很大的毅力才把自己从床上拉起来。现在，他感到很累，但也很兴奋，这种兴奋既来源于他与她共度的良辰，也来自于他的新发现。他迫不及待地想用用自己获得的新密码，但他不得等到午夜。他知道在这事上做任何尝试都是有勇无谋。

他为自己冲了杯纯咖啡，然后登录到他的办公室电脑的终端机上，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

除了昨天没来得及看的40封信之外，又收到了20封新的邮件。他先看了那些容易处理的信，有一些是华盛顿的大学朋友们的来信，他们经常与他互通电子邮件，多数是闲谈，比如最近克林顿一家的丑闻、新笑话等，偶尔也会有遗传学发展上的重要消息。

他突然觉得华盛顿看起来那么远，并且他最近没有对母亲的两封电子信件进行答复，为此他感到有点内疚。可是似乎很有可能他会先处理第一封专利申请的信件，但他本人对这一想法并没有什么兴趣。尽管这只是他真正任务下的一个消遣性工作，但克洛维让他篡改普斐利亚塔克申请书的事却让他非常担心。如果事情败露，他只能自己背这个黑锅，那么毫无疑问，他的职业生涯会就此结束。并且更为严重的是，他的使命也将终结。





炼金术士

屏幕显示有他一份传真，他收了一下。这是美国专利局发来的一封标准印刷信件，通知他普叟利亚塔克申请书已经收到，不久就会指定一位人员进行审查，这位审查员很快就会被联系到。

审查人员的指定是个不定之事；他从痛苦的经历中得知，尽管所有的人都不太好对付，但一些人会比另外一些人更加严格。谁是他的审查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审查者，产生的结果会很不同。克洛维将会密切关注申请审查的每一步。制药业中的多数总裁都来自商业背景，而不是科技背景。在这一点上，克洛维就很不一样，他有着许多生化上的资格证书和实践经验，这些给人印象很深。如果不是比大多数为他工作的人更好的话，他至少也和他们一样都是优秀科学家。在班迪克斯·斯其尔中，没人能在研究上把他给骗了。

康纳打开一个信封，从中取出一份即将召开的研讨会的通知。这个研讨会是关于为人类基因申请专利的道德性问题，他以前曾参加过这个人所做的一个讲座，但印象并不深。他把信封和这三页纸放入桌边的碎纸机里，接着打开了开关。

然后，他又浏览了一下最后一版《人类基因新闻报道》的月刊。这时他听到有人敲门，查理·洛里用自己的智能卡把门打开，走了进来。

“早上好，莫洛伊先生。”

“嗨！”

“你又迟到了，夜里很不平静？”他的这位同事问道。

“别让我难过了，洛里先生。我感到很虚弱。”

洛里似乎比往常严肃得多。“我需要和你谈谈。我们能不能在吃午饭时碰个面，12点30分怎么样？”

“可以。”康纳在想，洛里是不是有些信息要告诉自己，但他并没问。

“有个饭馆叫‘北方人’，我们可以在那里吃午饭。你可以步